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A JUDGE
DEE MYSTERY



大唐狄公案

di gong an

迷宫案

南怀瑾推荐

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

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

【荷兰】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胡明 等 / 译

陈来元 / 译文难词注释

四卷
珍藏版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大唐狄公案



迷宫案

【荷兰】高罗佩(Robert van Gulik) / 著

陈来元 胡明 等 / 译

陈来元 / 译文难词注释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A Judge Dee Mystery: Two Beggars

by Robert van Gulik

Copyright © 1967 Robert van Gulik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3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3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
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-2009-0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狄公案 . 3, 迷宫案 / (荷) 高罗佩

(Gulik, R.V.) 著 ; 陈来元等译 . --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
, 2013.10

书名原文 : A Judge Dee Mystery

ISBN 978-7-5443-5265-9

I . ①大… II . ①高… ②陈… III . ①侦探小说 - 荷兰 - 现代 IV 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1092 号

大唐狄公案 (三) 迷宫案

作 者 : [荷兰] 高罗佩

译 者 : 陈来元 胡 明等

策划编辑 : 黄宪萍

责任编辑 : 孙 芳

装帧设计 : 黎花莉

责任印制 : 杨 程

印刷装订 :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 : 李会恩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 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 : 570216

电话 : 0898-66812776

E-mail : hnbook@263.net

经销 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 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: 25.5

字 数 : 345 千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43-5265-9

定 价 : 39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目 录

跛腿乞丐	1
------------	---

元宵佳节，浦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县衙游荡；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塾馆先生度假不归；名妓梁文文家的兰花凋谢枯萎……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……

真假宝剑	15
------------	----

一场寻常的表演，竟使爱子死于父亲的宝剑之下，到底谁是杀人的真凶？又为何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？

玉珠串	31
-----------	----

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浮出大江水面，客店遭遇一伙奇怪的客人，皇上最宠爱的三公主陷入困境……狄公面临着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复杂最玄妙的迷案……

红阁子	101
-----------	-----

在金山乐苑狄公偶遇花魁娘子秋月，导致他决心勘查三桩人命案。狄公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，追寻答案……

迷宫案	195
-----------	-----

丁虎国将军被杀、倪琦谋反、黜陟使留下奇怪的遗嘱、白兰姑娘神秘失踪……这一连串疑案与黜陟使生前建造的迷宫究竟有着什么联系？



跛腿乞丐

陈来元 胡 明 译

正月十五这天，浦阳县街上死了个跛腿乞丐。

正月十五日是传统的元宵佳节，浦阳满城百姓喜气洋洋。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彩灯，官府还扎起了鳌山^①，花灯十里，欢声飞扬。通衢市廛更是熙熙攘攘，车水马龙。路上行人，比肩摩踵，个个穿扮光鲜，喜笑颜开。

下午，到县衙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，狄公苦于应酬，弄得疲惫不堪，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，又觉头疼隐隐，心神烦躁。最后一位贺客金银市行首林子展拜辞后，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。这时，月出东山，清光团圞，衙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灯笼，五彩缤纷，一派节日气象。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。灯笼形呈八角，上镶金丝掐花，下垂璎珞流苏，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，十分生趣。

灯笼点亮了，八仙团团转动起来，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得在花园内乱跑。哥哥、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，心里十分痒痒。

狄公正待走出衙舍看看，却见洪参军匆匆走进来。

“啊，洪亮，瞧你一副倦容，脸色苍白，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了。我原应抽空去看看你，只因贺客盈门，脱身不开。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，赖在这里不动，又没甚要紧话说，也磨蹭了半个时辰。”

洪参军道：“衙里亦没什么大事，司吏杂役都惦记着夜里的家宴，行止恹恹，心不在焉。故我提早放了衙，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节。不过，城北却出了一件小事，那里的里甲中午来报说，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，流了不少血。那乞丐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旧的长袍，花白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，沾满了血迹。听那里甲说，此老乞丐他从未曾见过，或许是外乡赶元宵节来城里乞讨的，竟不慎跌死了。”

① 鳌山——旧时元宵节用彩灯堆叠成的山，形状像传说中的巨鳌。

狄公道：“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，你可令那里甲派人维修加固，只不知这乞丐跌死在河沟的哪一段。”

洪参军答道：“正临林子展先生家后街。老爷，倘使三日后仍无尸亲来认，只得命衙役将尸身焚烧了。”

狄公点头同意，又叮嘱道：“洪亮，今夜家宴，你须及早赶到，莫要迟了。”

洪参军答应，说他先回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道警戒布置事宜，随后便到。今夜元宵节，成千上万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，尤须提防歹人乘机作奸犯科，兴肇事端。

狄公送走洪参军，转出衙舍，刚待穿花园去内邸，猛见对面影壁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，一件破旧的长袍飘飘然，随风拂动，拄着一根瘦筇杖①一拐一瘸向他踽踽②而来。狄公大惊失色，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，只觉全身铅一般沉重，双腿动弹不得。那老翁刚要与狄公照面，却倏忽③一转，飘去花园竹篁深处，不见了踪影。

狄公吓出一身冷汗，稍稍醒悟，乃高声大叫：“老翁出来！但见本官无妨。”

花园内一片阒寂，夜风过处，竹叶瑟瑟。狄公壮大了胆，走近竹篁又叫唤了几声，仍不见有人答应。狄公幡然憬悟：必是那跛腿乞丐的靈魂了！

狄公镇定住了自己，心中不觉纳罕。他虽不信鬼魂显灵之说，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。他飘然而来，倏然而逝，欲言不言，去踪诡秘。莫非正提醒我，他死得冤枉，一口生气未断，魂灵飘逸而来向我诉说，要我替他勘明真相，申冤雪仇。

他转思愈疑，心中愈不安，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径奔内衙书斋。

洪参军独个儿在书斋秉烛勾批巡丁簿册，抬头见狄公仓促赶到，不由惊奇。

狄公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洪亮，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。”

① 筇（qióng）杖——竹杖。筇：古书上说的一种竹子，可以做手杖。

② 踽（jǔ）踽——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零的样子。

③ 倏（shū）忽——很快地；忽然。

洪参军不好细问，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狄公出书斋转到衙院西首的一间偏室。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，上面盖着一片芦席。

狄公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，高高擎起，一面掀去那片芦席，定睛细看。死者的脸呈灰白色，须发蓬乱，憔悴不堪。年纪看去约在五十上下，皱纹凹陷很深，但脸廓却棱棱有骨势，两片薄薄的嘴唇上还蓄着整齐的短须，不像一般粗俗下流人物。狄公又掀开死者的袍襟，见左腿畸态萎缩，曾经折断过的膝盖接合得不正，向一侧拐翻。

“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。”狄公断言。

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筇杖：“老爷，他身子甚高，走路时便用这竹杖支撑着，这竹杖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。”

狄公想抬抬死者的臂膊，却已僵硬。他又细细看了死者的手，惊道：“洪亮，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，没有茧壳，十指细长且修着长甲。来，你将尸身翻过来。”

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，使背脊朝上。狄公仔细检看他脑勺上的伤裂处，又用绢帕在伤裂口轻轻拭了，移近烛光细看。

“洪亮，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末。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？”

洪参军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。

狄公又看了死者的双脚。见他脚掌白净，细柔滑腻，更无胼胝，说道：“这人并不是乞丐，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了河沟。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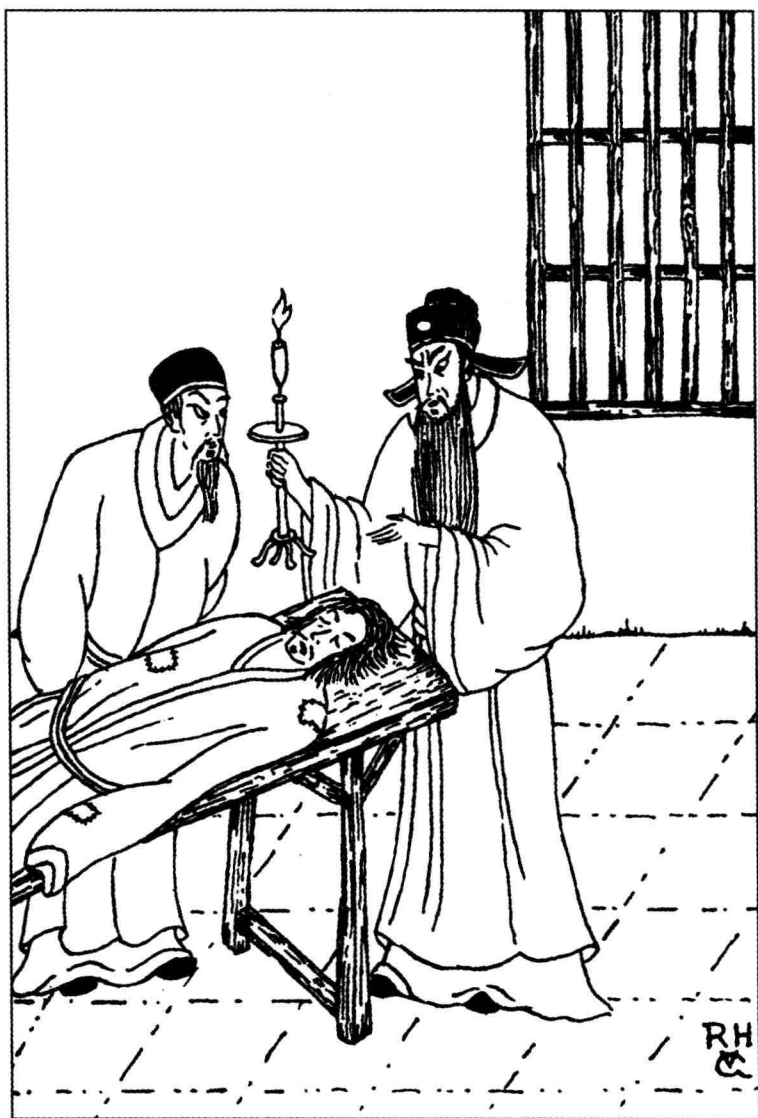
洪参军略有所悟，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胡子。

“老爷，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，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的所有衣裤，再给他套上了这件乞丐的破袍。如今正月天气，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？老爷，死者的脑勺系被何物击破？”

狄公道：“这个一时也说不准。洪亮，近两日里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？”

洪参军猛悟道：“正有一个。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，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后两天没有回馆了。”

狄公一怔：“真有此事？如何他适才在衙舍坐了半日却不曾说起？洪亮，快与我备轿！再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，夜宴叫她们稍稍等一晌。”



狄公查看死去的老乞丐

洪亮深知狄公脾性，不敢违抗，只得出书斋去吩咐备轿。

狄公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的脸面，口里喃喃说：“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？”

官轿抬到林子展家舍的门前，狄公下了轿。林子展闻报，下酒席匆匆来到前院拜迎，口称“怠慢”、“恕罪”，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气。

狄公道：“败了林先生酒兴。今有一事相询，府上西宾^①王文轩先生回府了没有？”

林子展答道：“王先生前日歇假，至今尚未回馆，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。”

“林先生可否告诉本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？”

林子展微微一惊，答言：“狄老爷，王先生是个瘸腿的，最是好认。他身子颇高，人很瘦，须发都斑白了。”

“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晓得！在下对家中庶务极少关心。他照例十三歇假，十四便回馆里。今天已是十五，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。”

狄公又问：“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？”

“约有一年了。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，正好为两个幼孙开蒙。老爷，王先生品行端方，秉性好静，授课教训且是有方，一年来两个幼孙蒙益匪浅。”

“王文轩从京师来浦阳坐馆，可携带宅眷？”

“王先生没有宅眷。平昔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，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。要问这些事，我可以唤管家来，老爷不妨问问他，兴许他比我知道得多些。”

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，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，不由胆怯，战兢兢不敢抬头正觑。

狄公问道：“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浦阳有无家小？”

管家答：“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。”

^① 西宾——旧时对幕友或家中请的教师的称呼。古时主位在东，宾位在西，故名。也称西席。

“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?”

“回老爷，他从不说起，想来是拜访一二知心朋友。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，绝少言及私事。平昔总见他独个儿锁在房里读书写字，偶尔也去花园内走走，看看花鸟池鱼。”

“难道亦不见他有书信往来?”狄公又问。

“从不见他有书信，也未见有人来拜访过他。老爷，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，他坐馆薪水本不低，却从不肯使花。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，总是一拐一瘸地步行。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，说不定还做过官。他说话文绉绉的，之乎者也，自得其乐，不过有时也偶尔发些感慨。啊！记起来了！一次，小人问他为何挣得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。他仰天道：‘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，否则，徒生烦恼。’老爷，你听这话多有趣。从那日寥寥几句言谈中小人探得他曾有家小，后来离异了。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忌妒，两下性情合不来。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到这穷困不堪的地步，便不很清楚了。”

林子展在一边只感局促，神色仓皇地望着狄公，又看看管家。管家知觉，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，不觉低下了头。

狄公温颜对管家道：“你但说无妨，知无不言，莫要忘了什么情节。我再问你一句：王先生歇假，进进出出都在你的眼皮底下，真的一点儿行迹都不知道么?”

管家尴尬，皱了皱眉头，小声答道：“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，却从不曾打听他去了哪里。不过每回小人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，十分高兴，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，长吁短叹的。尽管如此，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。听小姐说，她问的疑难，王先生都能够解答。小姐说他十分博学，很是仰佩。”

狄公厉声对林子展道：“适间听你说，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，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?”

林子展答：“小女出闺之前，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、闺训，如今她已下嫁三个月了。”

狄公点头，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视。林子展站起待欲跟随，狄公道：“林先生且在这里暂候片刻。”

管家引狄公穿廊绕舍，曲折来到林邸西院一间小屋前。管家掏出钥

匙开了房门，擎起蜡烛，请狄公进去。

房内陈设十分简陋：一张书桌，一张靠椅，一个书架，一口衣箱，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，笔势疏淡，气韵生动，十分有生色。

管家道：“王先生最爱兰花，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。”

“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，房中为何没有摆设几盆？”

“想来是太昂贵，买不起。”管家猜答。

狄公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，见都是梁陈艳体^①诗集，不觉皱眉。他拉开书桌抽屉，只见空白纸笺，并无钱银。又打开衣箱，里面尽是些破旧的衣衫，箱底有个钱盒，却只有几文散钱。

他问：“王先生出去时，有谁进这房间翻寻过？”

管家暗吃一惊：“不，老爷，谁也没有进过这房间。王先生出门时，总不忘上锁。除了他只有我身上藏有一管钥匙。”

“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，那他一年多的馆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？这钱盒里还不满十文铜钱。”

管家也感懵懂，惶惑地摇头道：“老爷，这……这小人也说不清楚。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，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。”

狄公沉吟半晌挥手道：“我们回客厅去吧，林先生想是等急了。”

从西院出来，曲折绕行回廊时，狄公小声问管家：“这里附近可有妓馆？”

管家狐疑，踌躇道：“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，唤作‘乐春坊’，那鸨儿姓高，是个风流寡妇。那妓馆甚是清雅，一般客官望而却步，大都不敢问津。”

狄公不住点头，面露喜色。

回到客厅，狄公正色对林子展道：“本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，王文轩已遇害身死，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，还需林先生随本官去衙门正式认领。等勘破死因，再备办棺木，择吉日安葬。”

^① 梁陈艳体——即梁陈宫体。一种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的诗体，时称宫体。后称艳情诗为宫体诗。

狄公回到衙门，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。

片刻巡官来见。狄公问道：“城北有一家名叫‘乐春坊’的妓馆，你可知道？那鸨儿姓高，是个寡妇。”

巡官答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是家上流的行院，向衙库纳税银数它最多。”

“你在前面引路，我们这就去那里。”

大街上车如流水，马如接龙，彩灯齐放，一派光明。行人熙熙攘攘，笑语飞声，好不热闹。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，总算为狄公、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。

“乐春坊”因在城北，稍稍清静一些，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，照得周围炫同白昼。坊内更是灯红酒绿，丝管纷繁，男女欢悦，浪声戏谑，不必细述。

坊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，不知何事，哪敢怠慢？忙不迭将狄公、洪亮等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幽静小轩，又吩咐侍婢上茶。

狄公道：“高院主不必忙碌，本官来此，只是打问个信儿，没甚大事，休要惊惶。”

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道：“老爷尽可问话，老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隐，一定如实相告。只不知老爷要问何事？”

“坊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？”狄公开门见山。

“回老爷，共有八位姑娘供奉。我们的账目每三个月上报一次衙门，照例纳税，从不敢偷漏。”

“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回，请问那女子的姓氏、名号。”狄公试探道。

高寡妇作色道：“老妇人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，且年龄尚小，从未有客官躐身之事。不知老爷哪里听来如此误传，信以为真。”

狄公沮丧，半日才又说道：“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。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近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？”

高寡妇心知道自己脱了干系，矜持地搔了搔油光的髻饼，说道：“老爷莫非指的是邻街的梁文文小姐。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，声名大噪。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，潜来浦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，从此隐身埋名，永脱风尘。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际上了……”

“阔大官人？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？”

“老爷，实不敢相瞒，老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邻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。”

狄公乃信了那鸨儿的话。金华县令罗宽冲与狄公同年同秩，且是好友。他性喜挥霍，放浪疏礼，慕风流，好奇艳，诗酒女子一步都离开不得。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，如今潜来浦阳，罗宽冲焉能不知？故追逐到此，暗里与梁小姐结下鸳盟，亦是情理中事。

狄公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，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，一面示意洪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、衙役。

梁小姐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。洪参军道：“老爷，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涸的河沟……”

狄公摇手止住了洪参军。他早已看得明白，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，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。

狄公敲门。

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：“谁？”

狄公道：“金华县令有口信告梁文文小姐。”

大门立刻开了，一位纤腰袅娜、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公、洪参军入内。狄公吩咐巡官、衙役在大门外守候。

三人进了客厅，分宾主坐定。狄公胡乱报了姓名，只道是从金华来。那女子喜笑颜开：“小妇人正是梁文文，得见两位相公，十分荣幸。”说着不禁娇喘细细。

狄公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，窈窕婉转，弱不胜衣，心中不觉又生狐疑。

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。花架很高，共三层，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，盆内栽着兰花。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，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。

“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。在下虽粗俗，也喜闻这兰花的香味。小姐没见花架最上一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凋萎了，未知能否取下让我一看，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。”

梁文文抿嘴一笑，搬来一架竹梯，搭在花架上，便小心地向上爬。

一面吩咐狄公在下面扶定竹梯脚，不使歪倒。

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，狄公仰头一望，恍然大悟。

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公。狄公接过看了半晌，乃道：“梁小姐，这兰花必是移换了花盆才枯萎的，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？”

梁文文一怔：“原来那只白瓷花盆？你问这话作甚？”

狄公正色道：“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！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，哪里知道你会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？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闯来这里信口雌黄，恶语伤人。”

“本官正是这浦阳正堂县令，特来勘查王文轩遇害一案。梁小姐藏过了那白瓷花盆的碎片，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，难怪要枯萎了。”

梁文文脸色转白，抵赖道：“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，哪会去谋财害命，用花盆砸人？”

狄公厉声道：“你杀死王文轩，并非为了谋财害命，而是除去自己昔时的情人，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。”

“情人？”梁文文尖声叫道，“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？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是个瘸腿，呸！异想天开，白日做梦！”

“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，闻知你到了浦阳，也赶来浦阳，为的是想续旧情。他坐馆一年，积蓄全数都交与了你。而你，竟狠心杀死了一个可怜的痴情人！”

梁文文脸色惨白，气急败坏。又说：“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，才偷偷逃来浦阳，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，死乞白赖，跟来毁我名誉。”

狄公缓了语气道：“王文轩人物虽猥獠，心地却忠厚，甘心为你奉献。他在他的卧室里画许多兰花悼念你们的旧情，可在浦阳却从没提起过你的姓氏，怕的是有损你的名声！”

狄公示意洪参军，洪参军出客厅一拍手，巡官、衙役立即来到客厅。

“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。”

回到县衙，狄公道：“洪亮，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，再去内邸赴夜宴，左右是晚了。”

书斋内静悄悄的，明月折进槛窗照在他俩身上，银光闪闪。狄公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。

洪亮问：“老爷如何会疑心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？”

狄公道：“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末，便生起疑心，猜度他可能是被白瓷花盆砸死的。我先疑心是林子展杀的人。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忌妒心重而离异，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。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，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獕，故潜来浦阳隐居，很快又与罗县令厮缠上了。王文轩不甘心，追到那里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！”

洪参军又问：“老爷如何想到去‘乐春坊’寻访？”

“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。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，从不雇轿马，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邸不远处。从‘乐春坊’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踪迹，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，杀了王文轩，抛尸河沟，只是顺手几步路的事。故一弱女子也能干得，胆大心细便行了。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白瓷花盆凌空砸下之势杀人，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。不过她究竟是女子，心计虽巧妙，终露破绽。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天气怎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？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，使之披散，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。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，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。可见女子力孱^①，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。”

洪参军点头频频：“经老爷如此分判，乃真相大白，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理合情。”

狄公呷了一口茶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不，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。”

洪参军一惊：“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？”

狄公道：“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显现，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，送去化人厂焚烧了结。但……难道当真是王文轩鬼魂来向我告状？”

① 力孱（chán）——力气弱小。